

顧 實 著

莊子天



篇講疏

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











顧實 著

莊子  
天下  
篇  
講  
疏



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



# 自序

莊子天下篇者，莊子書之敍篇，而周末人之學案也（舊曰學案今日學術史）。不讀天下篇，無以明莊子著書之本旨，亦無以明周末人學術之概要也。故凡今之治中國學術者，無不知重視天下篇，而認爲當急先讀破也。雖然，讀破天下篇，談何容易！讀古書之難，有如攻金城湯池者然，非用盡方法，不能攻破也。其方法奈何？則可斷言曰：非熟玩莊子全書，則不能讀天下篇。有如「神聖明王，皆原於一。」夫一者何謂也？則謂夫天地之德也。此非熟玩莊子書，不能下此斷語，而其他可知也。此一法也。非徧讀羣經百家之書，則不能讀天下篇。有如世史之守，六藝之典，百家所聞，皆數也。此非徧校羣經諸子書，不能下此斷語，而其他可知也。此二法也。是故不讀天下篇，則不可以讀莊子全書，亦不可以讀周末人著

書也。而不熟讀莊子全書，不徧通周末人著書，則亦不可以讀天下篇也。更進而  
有要法者，則理會古人之語言詞氣是也。一曰識字，字尙未識而侈言發明，何異  
白晝見鬼？昔人謂不通小學，則不可治經。余謂不通小學，則不可以治諸子。通小  
學者，明乎文字之聲音假借，而正其訓詁，則不煩章句委曲，而奧義自闢。雖然，其  
弊也，或失之破碎支離，故單獨此法又不可以行也。二曰通文，文尙未通，而高談  
學術，何異癡人說夢？夫溺於魏晉六朝文者，不可以讀周秦人之書。溺於近世流  
行文者，更不可以讀周秦人之書。以其文脈語勢迥殊也。是以必枕藉於周秦之  
書，沉酣而得其肌理氣息，以審定著書者之命意，必在此而不在彼。然後可下明  
確之訓詁，而不至於破碎支離也。大凡真正周秦古書，研讀至此一境，無不文從  
字順，犁然有當於人心，如日星之光明，如珠玉之皎潔，洵天下讀書之至樂哉！

然則合前并此，而共爲四法也。余惟用此四法，以讀破天下篇。天下篇之原

文，雖有由後人之誤讀誤解，幾於不可究詰者。然經余此番之博搜旁證，爲之講疏，一一理其癥結而恢復原狀，則文義之明，如日中天。庶幾闡先秦古哲久局之祕，發郭子玄以下千年之蒙，將天下之治中國學術者，莫不願得吾之書而一卒讀也。茲姑先舉十事，以爲讀吾書者之嚆引，可乎？

一曰明哲學之觀念也。嘗謂世界三大思潮，歐西思潮本於哲學的論理的觀念，印度思潮本於宗教的信仰的觀念，中國思潮本於社會的學問的觀念，不觀其會通，無以融和世界之文化。而中國羣經百家言，大本大宗，無不取象於天地神明之德，以成其內聖外王之業。然典籍美富，浩瀚難稽。獨此天下篇，不盈一握，展卷卽是。所記天人神人至人聖人君子百官萬民之七等人，具見上世政府社會之運行組織，相維相繫，大綱盡是矣。治上世哲學思潮者，誠不可不深注意於是也。

二曰明古學之源流也。嘗謂世界文明古國之復興，往往與其學者復古之思潮相消息。並非欲今日之社會，回復於古代之原狀也。不過今人之思潮，與古人之思潮，得有精神上之切磋，往往呈現奇異之色彩。是以對於古代學術之鑽研，不可不抱有洞源達流之奢望。吾國自秦火而後，書籍燒殘，歲歷綿曖，真象莫明。然試一讀天下篇，則世史之守，六藝之典，百家所聞，有若三派。而實則以史爲本，六藝百家皆從之出而不可偏廢。其立言之明確，雖孟軻荀卿司馬談淮南王劉向劉歆楊雄班固之徒，無其公允也。

三曰明諸子之道術也。天道篇曰：「禮法度數刑名比詳，古人有之，此下之所以事上，非上之所以畜下也。」故天下篇略「世史之度數」「六藝之禮法」而不論。雖孔子之聖，蓋猶且以六藝垂教，故而不與焉。是以諸子之道術者，神聖明王不作，而玄聖素王代興；皆上之所以畜下，而非下之所以事上者也。墨翟禽

滑釐宋鉞尹文彭蒙田駢慎到關尹老聃莊周惠施之徒，皆欲改革周道，而卓立乎其原有社會之上各尊其所聞而自爲政。荀子天論篇曰：「慎子有見於後，無見於先；老子有見於拙，無見於信；墨子有見於齊，無見於畸；宋子有見於少，無見於多。」解蔽篇曰：「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，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德，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，申子蔽於勢而不知知，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，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。」所舉寥寥諸子，與天下篇相出入，其盡是可知矣。然天下篇當以莊子終，而以惠施殿者，豈莊子自歎惠施死而無與言者，深惜其才，而以是寓微意歟？

四曰明名家之方法也。荀子正名篇曰：「名也者，所以期累實也；辭也者，兼異實之名以喻一意也。」故名辭二者有別，名屬今文字學之事，辭屬今論理學之事，特古人總屬諸名家言耳。刑名本下之所以事上，自聖王沒，名守慢，奇辭起，而上躋於內聖外王之業。或以廁諸希臘詭辯家之列，殆非其倫也。自墨子倡導

其「言無務爲多而務爲智，無務爲文而務爲察」之說，辯經之作，端緒旣引，惠施公孫龍之徒，接踵繼起。然「雞三足，卵有毛」諸說，用何方法而成其名家言，從來承學之儒，未免盡人墮入五里霧中也。今者雖若鄒衍所指「辯者有五勝三至」，不復可考，要爲審其實離合之故，則名家之方法，猶略可推見焉。莊子論惠子曰：「其道舛駁，允哉！其舛駁也。蓋明其方法而玩其辭趣，則鈎鈇析亂，蒙譏固宜。然而顯物理之微，則今科學之精神也；崇汜愛之旨，則今人類界之福音也；又非自有其卓乎不可磨滅者在哉！」

五曰明文法之優異也。司馬遷稱「莊子善屬書離辭」，故莊子一書，實爲中國獨一無二之奇文，然其行文又未嘗無法度也。有如天人神人至人聖人君子百官萬民之七等人，註家皆以爲此不過呆敍七等人而已，以致上下文氣阻隔難通。不悟此正敍內聖外王經世之方術，並非呆敍七等人。苟明乎此，則上下

文氣，自無不貫穿者矣。又如敍墨子發端二語曰：「爲之大過，已之大順。」自陸德明釋文已誤大爲太，致不可通。遂又改讀已爲以，讀順爲馴爲甚，終不可通。不悟古人文字，夾敍夾論，而論有大開大闔者。此二句發端卽爲大開大闔之議論，無殊當頭棒喝。正是言墨子「爲之大過誤；已之而不爲，乃大順理。」若是，則不煩改字，而自通暢矣。又如曰：「我必得活哉，圖傲乎救世之士哉。」二句，解者多以爲上句連曰字，是引宋鉞尹文成語；下句是莊子論贊語。遂致「圖傲」二字，任何改讀，亦不可通。不悟此二句皆引宋鉞尹文成語，乃反言「我豈爲自己必得活命哉？豈意圖傲彼救世之士哉？」以明其真爲救民救世之本意，則正無煩改讀而自通暢矣。又如「以謬悠之說，荒唐之言，无端崖之辭，時縱恣而儻，不以籒見之也。」舊解以此段爲指莊子之書而言，遂致籒字無法可以講明。不悟籒奇同字，正是莊子看得古之道術者，所爲謬悠之說，荒唐之言，无端崖之辭，認爲

尋常之事不以奇怪視之。如是，則字字著落矣。其餘尙多，不遑枚舉。又如「冷汰於物」句，「常寬容於物，不削於人」句，「不傲睨於物」句，「應於化而解於物」句，凡六於字，在通行文法可省，亦其異於他書者。

六曰正句讀之錯誤也。舊註家不但章段欠明，又且句讀多誤。甚矣讀古書之難也。有如「皆以其有」句，郭注連下「爲」字讀，宣穎王先謙已正其誤矣。又如「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」句，郭注離爲兩句，王念孫已正其誤矣。又如「夫充一尙可曰愈貴道幾矣。」舊解句讀多不安，今讀「夫充一」句，「尙可曰愈」句，則辭圓理順矣。又有舊句讀本不誤，而時賢誤讀者，如「好學而博不異」句，本不誤，章炳麟誤讀「好學而博」爲句，「不異」爲句。又如「以調海內」句，本不誤，梁啓超誤連下文，改「請」字爲「情」讀，「以調海內情欲」爲句。又如「施存雄而無術」句，本不誤，或讀「施存」爲句，「雄而無術」爲

句。皆於文義有未安，今悉審正之。

七曰正註解之違失也。舊註解甚多，徧檢無益。第觀重要諸家，猶且發見違失之處，而亟待改訂者不少焉。有如「兆於變化」之兆字，宜讀爲逃。「猶百家衆技」之猶字，與由通。「好學而博不異」之異字，宜訓別擇。「九雜天下之川」之九雜，與收拾同義。「不足謂墨」相謂別墨」之兩謂字，均與爲通。「別墨」之別，與「別宥」之別，同讀彼列切，訓辯別也。「語心之容」之容字，不當讀欲字。「以駟合驩」之駟，卽慝字，慝赧一聲之轉。「冷汰於物」之汰字，與泄通；實借爲伏，訓狎也。「將薄知而後鄰傷之」之鄰字，與憐通。「譏髀」之不當訓護。詬。「斲斷」「斲斷」之不當訓剗。剗。「磨石之隧」之隧字與遂通。「其風竄然」之竄字與值通。「魏然」「歸然」之魏歸同字。「敖倪」之卽傲睨。「壞璋」之卽傀偉。「連狝」之卽連卷。「詼詭」之卽弔詭。「稠適」之卽調適。